八卦餘生

八卦餘生卷之十二

安成鄧夢文溍溪手著　裔孫 摯天 珠耀 景福 家訓 家謨 珠洸 可行 元燈 桂芳 重梓

䷪ 乾下 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決也。兌上乾下。五陽決一陰。三月之卦也。揚。如明揚之揚。君子明揚于王庭。彙征之吉也。孚者。志氣相孚。君子同心比德也。蓋欲去小人。必先顯君子。君子既進小人自消可以不動聲色。羣陰盡退所以然者。五陽方長。

而猶有一陰。君子方盛。而猶一小人。此一小人者。亦不

易常矣。必其力足以庇身。才足以惑衆。若必明白號于

衆。分別名目。則我以彼爲小人。彼安肯以我爲君子。即

夬之而勝。必有元黃之傷。善類國體。所傷不細。故有厲。

老成之士。所不願也。告自邑。附民也。不利即戎。佳兵不

祥也。明良之世。不乏長子帥師。然而不利者。君子有文

德之治。有所不服。文德未充也。不務所以柔遠人者。而

第求勝于力。可媿之甚矣。内不足諸已。而外不求諸人。

非久安之道也。兵凶器。戰危事。必有不戢自焚之災。故

不利此誕敷文德之時也舜格有苗文王降崇皆不以武而乃欲以戎飾之不利甚矣利有攸往陽長之日可與有為君臣明良以道行之何所不如意内以除小人而无厲外以消隱患而亦无所事戎矣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以剛決柔以衆君子決孤小人理直氣壯力大勢昌事不再計不患小人不去而吾亦快然矣然曰健而說決而和若又未嘗有忿怒決去之心何也蓋君子之于小人也化之而已矣苟小人能改而從正是亦君子矣何

姤與之更始故除去小人雖志在必斷而不動聲色雖健而未嘗不說雖決而未嘗不和所以孚號厲事雖極正可以言盡美而未可以言盡善也此可以知君子待小人之法不似小人之害君子必極其摧殘快意而後已專以私心狠戾用事也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柔乘五剛自本卦論之為一柔五剛非君子止于五而小人止有一也乘剛者此時君子雖明揚于王庭若似

乎濟濟多士。可以寧國家矣。而不知盛陽之日。未嘗無伏陰乘之。君子滿朝。未嘗無小人乘之。是以君子貴于同心同德。日夕氷兢。以慎小人之妨也。其危乃光者。非謂君子不當攻擊小人。謂衆志雖孚。以號告一小人之罪。明與之作敵一犯攻擊。必致兩傷。小人難去。君子亦瀕于危。是必以戒懼之心。犯危厲之險。而後除邪之道乃光。乃者。難之也。蓋當决陰之時。小人無不去之理。而决之大厲。危道也。是以聖人慎之也。所尚乃窮。尚。好也。謂好用武。必至于窮。如漢武帝之于四夷。唐大宗之于

高嚴終至于窮不可悔也故但貴于文告而不利即戎待小人亦如之剛長乃終剛德方長必可有終是以利往而無疑也方言夬陰而兼論武事亦謂其陰之屬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則忌

去小人所以進君子而非以自私也故施禄及下凡有一才一藝無不器使而使天下無遺才去小人所以安君子而非以市德也故居德則忌忌諱也君子之心以居德為諱而恥言之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壯于前趾。與大壯之初九同。士居下位。而喜于有為。欲先人而收擊邪之功。故其意勃勃欲動。而不知時有未可事尚有待故往不勝為咎。壞天下事者。必此輩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彼自附于擊邪。雖不勝。猶自負。而不知國家受其損矣此之為咎。咎在自取名。而不顧國家之大計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剛二柔。蓋能自悔以圖小人者。故兢惕嚴飭。莫夜不懈雖有戎亦勿恤既欲除去小人。則明與之作對。小人

雖起戎心，勿恤之矣。蓋為所當為，利害不暇顧也。但在我不疎防可矣。或謂莫夜有戎，亦無不可。其實無甚分別。號非呼號之號，但申飭之而已。何至呼號耶。彖言號有厲，此言有戎勿恤者，彖論一卦大體，爻就一人所處之時勢言之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行得中道，何恤于戎。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壯于頄，除奸之志，見于面目也。小人固欲除去，若悻悻

見于面目。則我事未舉。彼毒已深。安得不凶所以然者。此壯于頄者。亦君子也。夬夬然以决去小人為主。而直行不顧者也。蓋衆志未合。衆力未同獨行其意以至于遇雨而沾濡。有損于巳。無濟于事。雖君子亦愠其不從容而害成。然要是所行之正。可以无咎。此殆剛愎自用。以意氣凌人者。九剛。三亦剛故其象如此。此與初九不同者。初九處下位。不量力而敗事機。九三處下體之上。事任在身。義不得避。機無可待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小人。人之所畏夬夬。雖失之粗。自是不可多得。而可以尤之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動不決也。如牽羊縮而不肯前。葢一種畏謹迂曲之人。處大臣之位。而不肯磊磊落落。以當國家之事。然要是君子路上人。非有私庇于小人。但腐而不識事機。故悔亦可亡。此等之人。與之言其為小人。宜謹之。宜去之。彼偏執之性。過于推誠。必不肯信。以至于悞國悞身。恒必由之。如君準不信李沆之言

丁謂是也。準非畏懦。如九四之所爲者。但聞言不信一事近之。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位不當。若人不當大臣之位也。聽不明。不能虛察以受君子之言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莧陸。小草。夬夬大力。除小草用大力。用力大過。則于大奸應斷者。必有不盡快人心者矣。其人蓋能見顯過。而不能察隱奸。見顯過而不能容。故莧陸夬夬。不能察隱

姧而濡滯故中行无咎此中行非聖人之中乃循途守轍碌碌無能者无咎僅得不决裂耳此爻人皆以君言之以彖辭五剛並舉或未必然當如箕子之例或亦貴臣之近君者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中未光葢緣中有係戀未得光明無決去大姧之志姑用力于小者以示擊邪之意聊以塞人言耳

上六无號終有凶

六以陰邪處高位當衆正彙征之日羣黨已盡无復可

呼號而求援者，雖暫時苟容，終必有凶。蓋雪消晛見，理之常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陰無不盡之理，安得久長。

陽長陰消，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此論大氣數則然耳。若中間人事參差，亦萬有不齊。小人之明白作惡者，固可擊之使去，亦有陰陽于二者之間，而心跡未易辨者。故五剛雖進之日，猶有孤陰。彼雖无號，要是務其心事如此，非真有一昭然可指之人在彼，待人之次第驅除也。

故四不肯信而五不盡力誠以彼之奸可以欺世惑人雖君子有為所罔者故除奸為最難今之說者皆以為五陽決一陰真若明有五君子聚于前而一小人立于旁者皆按當本卦爻立論而未嘗揆之于人事故其言如此且即五剛亦有可言者既謂之乾剛皆君子矣何以五爻無佳辭蓋健而說決而和聖人之事也然而不能也則盡其力以與小人從事又勢之不得不然故三言其大義而又發其偏辭且夫所謂五陽並進者但狀陽長之大勢耳當陰陽進退之際人亦安能指定某某皆

君子。而分别信任之无疑也。但其人志在國家。皆可以君子言之。其實人品才能行誼。不必皆正心誠意得聖人之教者。故初失之躁。三失之愎。四失之懦。五失之寛。惟二差無議。然而有戎勿恤。雖云公邇忘身。亦已危矣。故五爻陽也。時之隆。事之美也。而皆無佳辭。蓋各就所不足者而言之也。非聖人故作此爻辭以戒人。人既不同。而爻之占辭。亦隨其所處之位。所存之人以爲吉凶。聖人特指言之。皆實理實事。而戒在其中矣。

䷈ 巽下 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遇也乾上巽下一陰生而遇陽故為姤一陰始生方長之時勢不可遏故云女壯女未壯而得時則壯在此時始矣履霜堅氷至故勿用取女卦之象如此聖人指示之蓋防陰柔用事原有實事非聖人設為此辭以戒之也若不能戒之于始則是自伊之戚違聖人之戒矣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天地之道無陰不生故純陽之日而一陰生天地不能無陰而御陰有道羣陽方盛而一陰遇之制御之始在

此日矣。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不可與長，不可與女長也。女德无極，婦怨无終，當折之于始。安可與長，聖人不能使陰不長，而能咸家，使婦不長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天施地生，天地相遇也。陰陽和而萬物遂，品物咸亨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君子秉陽剛之德，可以有為，倘不遇中正之君，則亦不

能行其道以衆剛而遇九五之中正志合道從可以大行不言道大行而言天下大行天下皆道之所暢遂物無不得其所也此以卦大體論之故遇中正在九五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天地姤而品物章君臣姤而大道行姤之時義未嘗不大但在人善用之可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此又取風天之義而推廣之義不在姤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初六陰未云盛而有其倪不可不嚴也故繫于金柅柅所以止車而金則剛而力堅以喩銜也以陽制陰而主之以銜陰何能爲此陰姤陽之始防之于未然也凡人夫婦之始何嘗不羡苟溺于情欲而無以制之則必牝雞晨鳴而爲國家之禍文姜之入也魯桓不能繩之以禮卒受其敗有以也夫

防陰之禍不妨過嚴然似初六是一人繫金柅又是一人從來文辭皆是發揮本爻今以他人制本爻恐非爻意則似當以金柅屬初六爲陰能自制以遵從一之義

故云貞吉。蓋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吉之道也。若不然。而欲有所往往者志欲自專其所為。則非婦道之正。而失之亂。故見凶。是為羸豕。志在蹢躅。則不可言矣。蹢躅跳躑也。豕雖羸而蹢躅。乃其本性。故云孚蹢躅。精神之動。雖小物亦有然者。蓋陰無不長之理。若能貞順則陰長適得內助之益。長亦何妨。妨于陰不安靜。則為禍也。此兩說。兼言似始脩。故兩存之。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柔道一動則牽引而不已。懼其牽引。故以金柅止之。繫

即止也。程傳以止之金柅而又縶之為止之固蛇足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傳註以包為包苴賓為四。不利賓謂包苴之魚。豈能及賓。不知包苴之魚。何以不能及賓。殊不了然。胡雲峰。謂容魚于內。使不得逸于外。夫魚去水則死。何待包之使不得逸耶。其說亦難通。正義以包為庖。其理似通。然以不利貞。謂不以人之物為己之惠。說亦牽強。

愚按陰已遇初。而及于二。而二尚未為陰所變。如魚之在包。制命在我。可有之以為用。故无咎。不利賓者。不可

修之以為有而獻賓也非不敬賓君子之敬賓以道不以味君子之好尚衆之所觀君子尚魚則魚將為入廟之犧牲君子愛小人則小人將為明時之美玉事謹其始禮嚴其防猶之金柅之繫也此爻屢說俱覺有碍而不可通故又强為之辭如此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君子為小人游揚義之所禁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臀无膚居之為不安行次且行之為不决陰長之日剥

雖未及機已先動而姤之勢有不可遏者若早能見幾而去不亦善乎奈何明知之雖居不安其位而猶次且不決厲必及之矣但其行已未失猶可无大咎三以剛居剛宜有決斷而乃如此者巽體而三居上為巽之極是以不能圖事于早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所以次且其行者以時方陽明衆皆有為未有牽連而去之者是以猶豫遲疑介在進退之間而不果決此獨往之所以難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九四處陽明之世正得時得君何以言包无魚蓋盛衰之運天也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是以君子貴識機于早也姤之形不可見而无魚之理則可以黙省若可止則止妄起而欲争也其凶必矣人力難强不能違天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民維魚矣无魚无民之象也時權易執君寵易固惟民心難強氣衰之日民心去之執政者或不能思及于此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程傳杞高木而葉大可以包物以葉大包物則于高木之義無涉又取高木為能自降屈高木何以見其降屈蘇傳以杞為枸檵包謂蘢瓜而有之皆不爽快以意諭之杞枸杞子也為形至小而瓜之形大以杞包瓜但言必不能容之象耳蓋國家受小人之禍皆人主優容而養成之若慎之于始斷斷不可假借如以杞包瓜萬无可容之理則小人何得容留含章者含其章明雖不外炫亦不內晦蓋人君恃才作聰明則小人得以乘隙而

進若天子穆穆分任羣力而示之以不可測則陰邪无由窺瞯有隕自天天命降鑒也夫君執道以御天下則可以斡旋氣化天降之福如自天而隕也語云惟君相爲能造命信然姤之消長分于此矣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志與命相存動息不敢違天未有不格者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卦以姤名而通卦不言姤蓋不欲姤也上九卦之終也故言姤以終其義上九陽剛之至不肯避陰而欲以力

制之。故以其角與之姤。角。堅强之物。自謂可以勝陰。而不知天下大氣數非人之所能為也。小人未可力去。則于身必終有吝。无咎者。其事正。即有不遂非巳之咎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處上位小人安得近。亦何至與小人姤。今以强力應之。則勢窮于上矣。是以吝也。

凡陰長之世。小人競進。亦是大勢如此。但國家勢重非小人一日可敗。必以積久漸致。爻辭有淺深各就當人所值之位立象耳。非真有二三四五六。立于其前陰之

後必先二次三後四五六有一定之次序不可亂也此言雖極盛之世不可踈防于小人故繫于金柅雖極陰之世未嘗無旋轉之事功故有有隕自天之應傳註既以初六為陰為小人乃又以三四不得姤初為病若三四志在求初又何以為三四至謂以一女遇五男二近先得四正應不得更非姤遇也一陰生于五陽之下而遇陽譬如一女生于多男之世將定不得為貞女乎若以正配在四而二以近比先得是無復禮制之限而處子可摟也然則是初不為亂而為亂者二也四以其正

配款二而袖手不爭。又是何等人也。凡此皆說經之大病泥于各爻分應之說遂至于此未見其可也。姤。遇也。陰遇陽也。陰長陽消。君子慎之。如是而已。紛紛之說何爲也哉。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程傳曰。澤上于地。水之聚也。以爲聚義萃。聚也。聚莫大精神。而物聚次之。萃則亨矣物亨而後聚。萃未有不亨者也。王假祖廟。萃也。以已之精神。聚祖考之精神。蓋因

萃而即思及祖考聖人所以精聚之用也利見大人與大人之萃也明良萃會大道之行何亨如之萃一也以人言之見大人而非狥也以物言之合萬有而非私也故利貞以用言之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君子樂其餘也故用大牲吉神人交歡也以正用之則可以求聚矣故利有攸往聖人觀于卦而得萃觀于萃而得用故其言如此曰亨曰吉曰利見曰用大牲曰利往皆理之自然事之必然不可誣也萃之大義如此至于萃之中又有分焉故六爻之象又不同 註每言則云有戒

之辭又云戒占者當如是云云似皆非經意蓋卦兆吉凶有一定之象非聖人所得假卦設辭以爲戒若夫當如是則人但論理可矣又何須用占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坤順兑說順說而聚則聚爲自然不順不說而聚則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未有可爲聚者剛中九五也應者坤也君者聚之主中正之君立于上而民順于下故有土有財而聚世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聚未有不剛不中能得人心而使之應者此見聚雖在物而所以聚則身

為之本。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致孝享親。親聚也。聚以正。君子聚也。順天命。賴天地之福。因而大報天。順天地之心。因而有事于天下。蘇傳曰。天之命我為是物主。非以厚我也。坐而享之則過矣。故利有攸往。所以有為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于君子之所以聚者。而天地萬物所以聚之情可以

見也如是則聚不如是則不聚聚得其道天地不難格
也聚不得其道雖以大君之力萬物不可得而齊也蓋
亦反其本矣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人之萃以為有也而君子之萃以為謹也除戎器以戒
不虞是君子之所以為聚者不敢以豐盈為樂而忘戒
懼之心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處坤之下為萃之始為人之賊者蓋士民之流也士

人平居之日。無不以義命自信。可謂有孚矣。及利欲乘其前。守遂不能自固。是為有孚不終。孚信也。信道不篤不克終也。乃亂。迷罔失其所從也。乃萃得則有之不暇擇也。若號。失意而號貪得者之恒態也。一握。盈掬之稱。所得者少也。為笑。少有得則笑。小器易盈也。勿恤往言其所得。不過毫末。而所喪重如丘山。不稱為士斯已矣。苟以士名。則當責備。可如此乎。若能舉其不以道之萃棄而勿恤。而以正往。雖失之于前。猶可以補之于後。而无咎矣。繫辭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萃之初六是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志亂于萃何能得萃之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體順而進于初柔而正能不亂志于萃者故引義命自安心舒神泰何吉如之不為苟得何從有咎孚者自信之真有不以萃為羨者矣如此即蘋水可以薦馨鬼神亦孚而嘉之故利用禴萃亨乃有不必待萃而亨者必如是而後可與論萃此萃之本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中未變中有玉不爲物所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陰處陽位才弱而不能守靜故不能安享其所有萃如處萃之時亦未嘗不萃嗟如雖處萃而長懷不足起嗟嘆之心小人長戚戚也此等人雖萃而不能善萃何利之有然以其方處于萃也是爲得時往求萃可以无咎以嗟如之心爲無已之獲必不能盡得其理雖无咎亦必有小羞矣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往而上求倘在上者剛正必有齟齬適所遇者上巽故可以免咎上巽者澤處上為虛為受故巽而受之也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之萃萃之大吉而无咎者也緣四為兌體之下始與地比故地之所生可以範而有之萃人所不能萃之羨可不謂大吉乎既云大吉而又云无咎者咎與萃鄰萃之以為吉而无咎乃所以守其萃也蓋雖得其所應得而盈虛消息無常時亦不可不懼也

大吉无咎爻詞也言九四大吉而又无咎也傳註皆謂

必得大吉然後无咎則是萃之外又有大吉不知不萃何以大吉既萃而又求大吉又將以何者為大吉耶萃有形大吉豈有形可指而告之曰此大吉此小吉耶且必大吉而後无咎則未得之前而常在咎中矣凡此皆遷就於分應之說而理之不可通者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位不當者意者富有四海惟大君宜然四之大吉雖未至如天子之富然亦萃天地之美有非人臣之所宜居者乎故僅得无咎言守萃之未易也則持盈推惠之道

又不可不講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此九五之萃也。以位萃也。尊為天子。富有四海矣。萃其所應有。故无咎。然其萃也。位之所致也。匪其德孚人而來之也。但知享其有。而不知善其有。將有不克終其有者。故必元永貞。而乃悔亡。元。善也。貞。正也。元以善其始。永貞以善其終。則悖出之悔亡矣。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志不足以孚人。但以位萃之而已。是以不可永貞之戒

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此上六居萃之占辭也。齎咨涕洟。將有悲哀之患動乎四體。有不自持者。殆萃極而欲失之時乎。聚散常理。非已之罪。故无咎。六兌之主而居上。有聚必有散。故四居初而萃來。上居終而萃去也。齎咨涕洟。卦之占辭。為常人言之耳。適來時也。適去命也。順時安命。曠觀世事。何至涕洟乎。

象曰齎咨涕洟不安上也

時之所去。未能安處上位。若能知得失循環之運當居上之日。早自爲計。散財以養福。當亦不至于涕洟。

吾觀于萃。而知人生之有定命。聖人之曲盡人情也。夫萃非君子之所辭。而不可以力求也。若但言得之有命。人亦孰能信之。故極其求之力以要其終。初之乃亂。三之嗟。如上之涕洟。求萃無所不至矣。究竟何益于得失之數乎。五人君也。而不能忘元永貞之戒。四大臣也。而有位不當之虞。雖君若臣。且不能以無功無德之身。著其所有。而況其餘乎。若二之引吉。用禴。則何其脫然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之謂也聖人未嘗不以萃為羨未嘗禁人不求其萃然求者自求萃者自萃萃無日不在天地之間無日不著落于人之身而人卒不能以其願力私其毫末一反而觀之靜而驗之亦可憬然悟矣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木在地中而上升故為升天地之間旨有升之一道不亨何以升亨之事有大于升者乎故升元亨也升則將

進立人之朝。故用見大人。見大人。所以升也。以草茅而見大人。非其素心。必有次且而不欲前者夬。故勿恤壯。陰也。南陽也。南征者。升于高明之地。故吉。

彖曰柔以時升

柔非能升也。而有時而升。木在地中。有時而上達。是以時升也。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不順不可以升。不剛亦無貴于升。五巽順。二剛中。以剛應順。下以道直。上以道巽。剛不為激。巽不為猶。是以大

亨。不然者。升不以道。不可言亨也。剛居二為得中。六居五為能順。以卦位論之。故宜如此。若爻則不必分應也。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行義以達其道。君子之事。不專以退伏為高。故勿恤。見大人。則有慶。慶者。道之得行也。有事于南征。所以行其志也。不征何以行之哉。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之生于土也。自芽而蘗。而幹而枝。而後參天。君子之于德也。亦然。勿忘勿助。以漸而積之。至于高明。是以泰

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皆順養其德。積小以致高大也。註以順作慎。未安。順德不躐等之謂也。

初六允升大吉

初六。最柔而居下。木生于土。有本而後立。為實能進達之象。又巽于二為陽。以次漸進。無急遽先人之義。必如此而後久。能上升。是為大吉。非倖升也。允升必在于初始發跡之地。若此處放過。無論不能升。雖升亦媿。非允升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志不合。下安能升。當升之時。上志自合。亦非求之所能得也。夫以初之最下也。而與上合志。所謂聲應氣求。有與知其然而然者。奈何士乃自卑而求人乎。豈真相知耶。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二。剛中之德實孚于心。士之卓然特立者。惟士無田。不敢以祭。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是貴于得君。得君者。升也。苟實能自信而無愧。雖蔬水可以薦其先人。不必

以田祭也。故乃利用禴，有不資于升者矣。士不求進，何咎之有。蓋升者時也，道之亨也，無心于升者，志也。士之素也。必如此不失其常，乃得无咎。有一毫狥人求用之心，雖譽望滿世，無解于中心之負疚，咎不免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三患信不足耳。吾斯之未能信是也。苟實能自信，則可窮可達。窮非不足，達非有餘，充然盎然，何喜如之。程傳以二為大臣，以喜為及物。此時士尚未進，何緣近君。是但知及物之可喜，而不知不求聞達者之更自得也。或

曰。如此則何以為升。曰。易之道每至三爻而變。而損之二爻。則貞而弗損。此爻亦然。蓋言升則有不升者。不升者。升之道在我。不害其為升也。

九三升虛邑

傳註。皆以虛邑為無人之境。夫無人之境。何以為邑。何取乎升。邑有土之象。虛邑。未有主之稱。升虛邑。是進而受土。將臨下長民。是升之實境。若必謂如入無人之境。無論非君子無小大無敢慢之意。如進而登朝。可將曰。如入無人之境。是蔑視朝廷也。而可乎。

象曰升虛邑無所疑也

受任臨民志合道同無所疑慮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程傳以亨為亨通之亨以為周之王業自是而亨朱子以為享是享字是王者卜祭之卦夫以王業而亨此非文王所忍言以卜祭為享又與升義無涉愚私意論之卦以升為義本生地中巽三爻皆上升也坤土也其升又當別論四與五皆有土者也四位極人臣五尊為天子皆無復可升則以不失其所有為升岐山一隅之地

人臣之所有也保其所有人臣之福也故曰王用亨于岐山吉言以享有岐山為吉也岐山而言王自文王言也无咎者升與谷鄰吉與咎反以四之地位求升則咎而不吉守舊則吉而无咎以占言之得此爻者當守其所有而无咎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文王為人臣止于敬順之極故能享有西土順之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

五已為君升將安之或以為踐祚者謂必貞吉然後可

以升天子之位。然則世子苟不貞吉。將遂不踐祚乎。謂之六五。本謂君吉。原無踐祚之說。且即如所言。則已為君而占此。將何以說焉。凡此皆求其說而不可得。故遷就如此。且君在堂上。又不當言升階。吾故謂大君與大臣之極者。皆以不失其所有為升。或未必非一說也。五為天子。則但守正以臨御天下。吉之道也。天子之事。莫大乎升進賢人。升階。所以開賢人之路也。故先言貞吉。所以守有位。後言升階。所以供天職。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貞吉以守天下之正升階以用天下之賢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故云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冥升貪進于升冥昧不知止忘在得之戒者也乃若求升而不止則亦有之若用之于正而孳孳不已則未嘗不利故曰利于不息之貞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儆警于國曰勿以老耄棄我可謂不息之貞矣德且日進豈嫌于升乎語意與欲而不貪極相似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處上位可謂升之極矣。而猶冥升不止。自以為執權求欲。可以無不如意。而不知消息盈虛。非人力之所能為。日消而不富。將失其所有。猶貪戀昏冥而不自知乎。升人心之所同欲也。君子亦未嘗不欲升。然非可以有心與于其間也。惟九二取為得之。淡而無求。即升而無塊。乃吾觀于卦之義而又有感也。地風升。木土土中而上升。不但取漸進而不躐等之意。實以天下未有無根而能升者也。木滋于水。養于土。然後升。豫章之木參天以根之深也。士無根本而欲升。亦枯槁之華耳。雖富貴

赫然其涸也可立而待君子致嘆于天爵人爵之間也

八卦餘生卷之十三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澤漏于上。水滲于下。故為困。傳陰揜陽之說。謂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七六在二陽之上。九二陷二陰之中。皆陰柔揜于陽剛。似亦有理。但坎兌各言。及二卦合他卦俱不揜。而强揜于此乎。且如所言。則是兌坎之剛。為本卦之陰所揜。不知困之為名。合兌與坎而成。若非兌合于坎。不得為困矣。則二卦之陰自相揜。又不可通。是

故止取澤漏水涸之義似為直哉

困何以亨君子素貧賤行乎貧賤云云困之中自有亨道是以雖處困而未嘗不亨亨者心不困也困者遇也亨者吾道自如不能困我也能亨則未有不貞非大人其孰能與于斯即此是吉既困矣何能无咎咎不自我作也公冶長在縲絏非其罪也君子之處困如是止矣不與人論是非也非謂專以失道自反正謂小人以非道相加者不足與辨也蓋處困之時小人無狀非言詞可以解說乃欲嘵嘵然自為暴白其誰信之世之人緣

有困頓便欲競是非明心跡終無所益蓋不知處困之道也

象曰困剛揜也

剛君子也困則揜屈時使然也剛揜剛自揜非柔能揜之也故象不言柔揜剛非無意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雖處險而能說雖處困而不失其所固君子之道然澤水合而為困則是亦天之道也乃知天道處困自是裕

如君子亦體天而已矣。以剛中大人何曾為困所苦。尚口乃窮。本謂理直氣壯。自心無媿。可以號告于人。豈知我時方困。人聽自塞。言之而不聽。則志意消沮。不亦窮乎。窮者自取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无水。澤之困也。而澤在。道窮無所之。君子之困也。而志在。凡人之志。知其不可而不欲如此。然終不能不屈曲其志者。生死亂之也。致命者。見危授命。致命所以遂志也。能致其命。則何志不遂。君子不能使其身不困。而

志則不可奪。然則曰亨。曰吉。亦以心不困為亨。求仁得仁為吉。程傳。以致命為當推致其命。道學之言耳。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臀所以居。困于株木。則坐不安也。入于幽谷。困無所之也。三歲不覿。不耀于天日也。困之事。不可定指。故為其象如此。占者得此。則其困可知。不言凶咎。未定所歸也。株木。木之無枝。不可息者。初六。以陰柔居坎陰之下。而處困。故其象如此。

三歲不覿。凶矣。然三歲之外。則不然矣。士能執志守正。

歷艱苦。終有見天之日無如一推而遂靡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昏暗之日。誰為照耶。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困不得困。不但困苦為困。得意之中。有困道焉。如困于酒食。而朱紱方來者。羙中之不足。得意之困也。困于酒食。厭飫醉飽也。情有所苦。雖酒食有所不甘。欲辭之而不可得者。故困也。朱紱方來。嘉事也。所以為困者。君子不得行其志。或情有所廹切而欲去。乃求退不得。而寵

方隆。非其本願。故為困也。但朱紱方來。實為慶事。君子不敢以其志所不遂者。而不善凝承之。故敬以讓德于鬼神。而利用享祀也。又得意中之困。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此時但宜收斂。不宜有事。惟有享祀。是事神事親事之大者。所得竭誠。不可以意有所困苦。而并息焉。以自誘也。此外則當一切安靜。以求其所以免于困者。不宜安有所圖。蓋得意之日。即有所為。可以如志。而不知得意目前。為困方大矣。故征凶。以理論之。方以酒食朱紱為苦。則得意之日。正其危厲之日。又可征乎。凶也。宜

也。无咎者。志行以正義為无咎也。九二。有剛中之德。而處困。蓋志不在乎朱紱。而又不起然遠引。君子之困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酒食。不食則已。何至于為其所困。蓋事使然也。我以為苦事以為佳。故曰。中有慶也。不知其慶以厭苦之心。生暴殄之事。損福實多。人亦知之乎。不然。天下豈有以酒食殺人者哉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

困于石。重不能勝。堅不可破也。據于蒺藜。陷于叢棘刺

不可脫也。入宮不見妻。無與歸也。大凶之兆也。三處險之極。困而无復之矣。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乘剛六處三也。故曰非其所據而據之。不祥。死期將至也。朱子謂石指四。蒺藜指二。宮謂三。妻則六。實不能了然。无論六爻皆處困中。不宜如此分指。即以三為宮。六為妻論之。然則誰為身耶。且六見在。又何以為不見其妻耶。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言急也來徐徐則安緩無相聞之意車所以載金車則堅重不可運轉此言居上位者怠緩無所事事虛為民所承載而無運量之才是為金車所困誠之羞吝有終者庸庸多厚福具臣係祿位以終也四蓋才不足而困于位者九四在他卦為宜以困卦論之則其象如此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志在下志趣畀下無勉強奮發之意不當位不稱其任也雖不當有與者言此庸碌之臣却非奸邪亦足以欺

世盜名。而為衆所與。故能保其祿位。如胡廣之流是也。志在下。故困有與。則尚可以濟困。則困之與否。全決于己之志。而非人所能困之者。傳以下為初。甚無味。即如所言。四欲應下而為二所隔。夫六爻各事其事。誰應誰隔。且姑無論。但就程傳言之。如使下果指初二。隔之意謂何。即二隔矣。然四能有終。亦既相從矣。初又何以三歲不覿耶。傳之論初曰。三歲不覿。終困也。何以自相矛盾耶。豈三歲不覿是一初。四之有終。又是一初耶。又謂初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極困。宜為初所從。又謂寒

士之妻。弱國之臣。以為初喻。是妻既以不能守正。擇勢而從矣。又以有終為初四正應。終必相從。然則伊川欲以四收買臣之棄婦乎。諸家紛紛。大率皆本此說。所謂喻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劓則傷面。失觀瞻矣。刖則傷足。失步履矣。此而加之以赤紱何所用之。然而不可辭者。是反為赤紱所困矣。上無道揆。體統決裂。是劓之象也。恩威不布。政令不行。是刖之象也。虛擬具瞻。有媿垂裳。是赤紱之困也。然體剛

而居兑。可以有為而濟困。故有說之象。徐者。徐來也。始雖困而說亦徐來。困中有生意也。利用祭祀。鬼神享之也。鬼神所享。則大命方集。不終困矣。此則困未嘗不可為。在處困者能自強矣。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志未得。天步方艱。未能如志也。以中直。執中舉直。終必有濟也。受福。去困即亨也。人君處國家厄運。伸縮不能如意。朝廷不成朝廷。真有劓刖之象。然志在于中。中直

自勵終有撥轉之日故徐有說而終受福所謂生于憂患困之九五是也然言徐徐則致福亦不易要持以强毅堅忍之力以待天時可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葛藟纏擾臲卼不安困之極者也曰動悔有悔者曰自計也言當此困厄之日動必有悔然當此無可奈何之日不動而束手坐困則亦有悔與其安于困不動而有悔也元寧動而有悔也蓋天下之事有為之而不成者矣未有不為而成者也故征吉處困而志不衰未有不

可為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未當者。不宜有葛藟之困也。吉行者。行其所當行。不沮不挫。吉之道也。

困之事。君子小人同之。有處逆而困者。有處順而困者。而其所以處困之道。則困而不失其所。君子處困應如此。其實困中有亨。不必終困。但不妄覬耳。若夫六爻取象之意。則不可得而曉也。諸家必以某爻應某爻。某爻隔某爻。皆風影牽强之談。茫无可據。故不敢從。即朱子

已言困卦難理會。不可曉。可由說耶。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以木入乎坎水之下而出其水故謂之井井水之聚也而木之所出也改邑不改井有定之德不能隨人棄之不爲喪用之不爲得。故无喪无得。往往于此者。皆井其井。苟以待用而不窮。苟不能往來于此者。則吾之井亦自若。汔。幾也。繘。綆也。幾欲至井。未得以繘加于井。而羸

其瓶則失其所以取水者終无以得井之用以為凶也

卦蓋謂改邑不改井井之德有常无喪无得用不用在人井終无求往來井井井之用紛運而不竭此井之可以自必者士幼而學之不隨人而舍之得失不動于心利濟不窮于用亦如井矣若夫羸瓶之凶人自失其所以取士之具以致不得士之用非士之咎也人不能善其所以用士者則云士之無功而不知其不然也是羸瓶之說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以木入水而使水上所以為井。蓋用力出之。而其體有限。井之象也。井雖盈尺之泉。而取之不竭。養人無窮。所以可貴。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剛中者。剛立于中。為水之源。故邑可改而井不可改。未有功。井之功未見也。一瓶之羸。事之至細者。而言凶。井者。所以養也。若皆羸其瓶。將終無以得水。而生道絶矣。惟人視一瓶之羸為至細。故本其生死之極而言凶。凡

人視一士之進退甚細。禮士之意甚疎。而不知其重者。皆此類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井之為卦。卦中之最小者也。然曰井養而不窮。則利賴之功。未嘗小也。故君子觀于井。而推其養人之義得勞民勸相之道焉。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泥。則不可汲而食。是无及物之功矣。舊井无禽。似是古井。水積腐不可用。故禽亦去之。當作兩事。不然井泥

不食足矣何以又言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下也王弼註謂井底是也無水見底惟泥存焉故不可食時舍者舍而不用也非廢不用水積成腐故禽鳥去之上言士自無用下言時不用士象分言之明是兩事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徐氏曰井谷井旁穴也旁穴流入于井故曰射鮒甕敝漏汲之非其器也井之水出之則可以養人苟取之不以其道則徒射鮒而已養士之失其則也程傳以射鮒

為二比初。如谷之下流注于鮒。如此。則谷之所流。足以成井。何以言井泥不食乎。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人無有與之。則與棄井同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凡士之有才者。皆可用。中知是也。而不必奇也。凡井之有水者。皆可用。井谷是也。而不必渫也。井渫。非常泉也。棄而不食。行道之人。知惜之矣。是以為我心惻也。然井實渫。可用汲也。士實奇。可濟物也。王之明也。拔而用之。

則功足以利物。豈惟物受其賜。安富尊榮。王亦並受其福矣。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或曰。子未可以去乎。則惻之者至矣。求王明。幾幸之也。茍得王明。仁覆天下矣。非營求之求也。夫子曰。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皆求王明之意也。伊川謂行惻。乃人有才知。以不得行為憂惻。以求王明。謂既以不得行為惻。豈能无求。殊失士自重之意。

六四井甃无咎

下三爻皆言井之德甃則人為之矣蓋下三爻皆以木出水者也故就井言四則坎體而加于木上其為井不待言故言脩井以成井之事井甃則泥者必出其水谷者必去其鮒而渫者可以長保其潔矣无咎者脩井濟用雖未及濟物而為其當為亦可无咎矣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脩井何咎人能養士未有以為非者

九五井洌寒泉食

九五。坎之主。水之所生也。甘寒。水之性。味之美者。可以爲食。九五不必指君。蓋寒與冽。自是水之佳者。與諸爻當並論。吾謂士之奇特似之。胡雲峰曰。井至此。初泥已浚。二漏已脩。井道全矣。所謂井養而不窮者。正在此爻。此言非也。蓋泥可去。漏可脩。寒冽不可為也。去泥脩漏。甃井時之事。非此爻也。又謂三之渫可食。不如五之食。五在上。三在下。亦非也。信斯言也。是初二三之井。無時可食矣。何以甃為。何以惻為。食與不食。可以分遇不遇。而不可以分上下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中正而水之美至矣。為其可食者。以待用水之道盡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收。收井之水而用之也。幕。覆蔽也。蔽井之口。則無以收水矣。井收而水之用得。勿幕而水之用溥。有孚而水之德。繼寒洌之美而信于人矣。水用而天下利賴之。吉孰大于是。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元吉。始知天下不可无井。而井之功用大成也。

一井也或為泥或為谷或為不食亦有遇不遇之理存乎其間必甃之收之勿幕之然後大吉之功以著小物尚然而況于人乎天生君子所以養人也必有渫冽之寒泉可以弘濟雖不獲用非我咎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及人之生意已盎然具于心中以待王明勿幕自有時也其不能為渫且冽者亦有說也射鮒則力可以及人而但惠諸小人君子不屑也井泥則負井之名而無井之實殆所謂屯其膏而不能分人以惠者乎仲長統曰寧見朽貫千萬而不肯貸人一錢寧見積

粟厲食而不肯分人一斗骨月怨望于家細人謗讟于道是也民之大蠹人之最无良可恨者也井之一卦井之德與用井兼言之蓋泥谷渫冽井之事也故責之井用汲甃收勿幕用井者之事也故責之人而要之甃井爲尤切所謂君之仁者善養士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固不敢以培養望之上其實待教而興上之成就實多苟不加惠于士則饑寒之廹身俗事之紛擾小人之摧辱中知以下往往變節亦復不少非才不若人其所以養之者非也故聖人于井之一事惓惓致意蓋有

深感也夫。且夫水風合而後為井。苟木不入井。世將無井。居不造士。世將無士。總有豪傑之士。不囿于凡民。殆天生之淵泉歟。故夫士而曰造。人為之功也。是井之說也。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之為義。諸說不同。當以經文水火相息為正。已日。竟日也。已日乃孚。非常之原。衆人所駭。故久之乃孚。元亨利貞。四德也。既有大改革。則必有大制作。而四德具焉。

所謂重新天地。再闢宇宙。而元亨利貞。又一世界。此特舉其大者言之。即小事無不皆然。可以類推悔亡。悔自亡去。至善不至于悔也。傳註。以元亨利貞為大亨至正。非是。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家國之禍。未有不成于婦人。故再言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以丁寧之婦人之愚狠。無與為比。不至于家破國亡。為人大創懲一番不已也。

已日乃亡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

亡

凡大改革之事。可以獨見。難以共曉。況又有從中煽亂之者。此革之所以難也。故久之乃孚。亦必信之。乃可革也。文明以說。明則我見定。說則人情順。大亨。所以開天下之泰。以正。所以合人心之宜。其革乃當。其悔乃亡。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非善事也。然天地不革。無以成四時。湯武不革。無以順天應人。大用之。則革亦善。不善用之。則水火相息而

已主命在天故曰順同願在人故曰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中有火所以為革者澤中之水聚而不流澤中之火耑而不散水火相迫勢不相下非水息火則火息水是以謂之革也革莫大于于天道陰革陽而為秋冬陽革陰而為春夏四時相代陰陽相禪天地之革也君子觀之以治歷明時審節氣授人事調陰陽而貫治亂革之大者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初當革之始。在革之前。九有陽剛之才。足以改革。但利不百。不議興害不百。不議革。必萬不得已而後起。故雖當改之際。有革之才。亦必其難其慎。有必不欲革之心。苟可以相安。無取勞擾。有不欲革之心。則能原之始終。以觀其蠱壞之本。極事之變化。以窮其相救之方。舉用黃牛之革。如是其難也。蓋革以事。不革以才。則與天下公之也。革以才。不革以事。則必有作聰明。以亂舊章之失。故惟不欲革之人。乃可與議革之事。如武王稱能革命。然必末乃受命。則其始之不欲革。豈止如舉用黃牛

之革而已傳註以九為躁殊不然一人有一人之事一人有一人之革豈以位下而遂謂無可革之事且又何以見其躁耶天下事惟不為也乃可與有為是故升之九二無意于升也然後可以論升革之初九無意于革然後可以論革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凡人聰明之所窺才知之所辦莫不欲有所變革其變革亦未必不當然後守之如是其固者時不可有為不識時則革雖善亦病不至病不止至病時則又悔之晚

矣。所以深戒之。此為才之能革者言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革莫如速。然必巳日乃革之。不敢自信其識以嘗試天下之事。其難之至也。故知革。非聖人之願也。既當革矣。不得不征。革其所宜革。是以有吉而无咎也。言吉而又言无咎者。吉自其巳成之言也。當革之時。其是非利害。紛然雜起。當以定力持之。總小有得失。非革之咎。所以堅之也。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君子不能為天下之事。雖有曲謹之行。亦何足嘉。故已日革之行有嘉也。嘉美也。天下之所願。自心之所快。可以為美也。六三柔而正。能以順正。成天下之事者。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之德。剛于二。其革也與二同。然曰征凶。傳註。遂以三為過剛不中。而程又加以躁動之說。諸家遂以二為才順而位中。及時而革。强為分別。余意甚不然也。明夷之九三。尚且南狩。況當革之九三。乃以躁為罪乎。夫革之為言。論其理當如是耳。豈計成敗哉。即如革命之事。莫

大于湯武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耳紂師七十萬其視吞周不啻孤雛腐鼠之易當未倒戈之前人豈敢謂此中無凶而不為武王危乎其事自凶非必凶于身而後謂之凶也但當執之以貞心持之以危厲毅然不輟斯足貴耳凡事必危而後安理之常也若謂王師順天應人有征無戰則傳尺一之詔足矣而何以革車虎賁為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于知謀之末而不詢天理之正非聖賢之道也君子亦為其所當為耳革言三就詢謀僉同人皆信之如是止矣凶與厲所

不暇顧也。三非以過剛而失之。遯于二也。劉崇翟義皆舉義以革逆臣者。不克死天也。豈以凶厲。遂當輟不為哉。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革言三就。亦論其理耳。衆論不合。雖欲不革。又將安之。言必不可誣也。豈以三就。謂無凶厲也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悔亡者。謀定也。度量既審。已亦不悔事無可悔。悔自亡去也。有孚者。衆信之也。如時雨之望。如赤子之歸。因天之時。從人之順。革除改命。氣象煥然。吉何如之。註謂四

當水火之際乃革之時是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人信其志。故信從新命。四方之政行焉是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初謂虎變爲非常之變。舉天下而文明之。非聖人無此力量。无此作用。已而思之。殆非也。此聖人欲革未革。時事未到天下文明。時。盖就大人之身而言之也。大人變其身。然後可以變天下。虎之爲言威也。聖人雖有至仁。而非煦煦也。發强剛毅。以任天下之重。獨斷于心。以舉

非常之事。凜然有不可犯之色。其精神運用。充滿于一身之間。有一往莫禦之氣。所謂神武而不殺之氣象。是虎變也。言虎者。未為龍也。一變則為飛龍矣。未占有孚者。孚在占前。可以自信于天。可以自信于人。天人協應不待占決而知其孚也。必如此。然後可以言革。可以言大革。此革之所以未易言。而初九重變始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聖人之文。與常人之文不同。巍巍乎其有成功。即是煥乎其有文章。故曰。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此非君子革天下。乃天下大革。而君子小人皆變。蓋九五。大人虎變之極功也。在君子則乘時奮庸。文章功業。煥然一新。在小人則鼓舞樂生面目舒張。頓覺改易。諸家以革面為未能革心。非也。徯我后。天下之民歸心焉。豈是面從。革面者。如俗言換過頭面。蓋君子有文章禮樂。故言豹變。小人無文可言。但覺氣象鮮妍。故言革面。面乃容色之見于外者。上六居卦之末。是革道已成。故其象如此。此時但當嘉與天下更始。不必更有勞擾。若

作聰明而好多事則天下不安如秦皇漢武可已而不已山之道也居貞則與天下共享和平之福何吉如之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處亂世其文彩亦鬱塞而不舒如秋冬之際雖有嘉木亦皆零落憔悴一乘陽氣則滋長發榮宇宙皆燦然有色矣故曰其文蔚也小人順以從君夫曰順則無違逆曰從則中心悅而誠服豈是面從

因革天下之大事也寒暑相革而成歲征誅相革而成代推之一國一家事事物物莫不有因革焉要之以不

變革之心。為不得不變革之事。則本天道人心以從事。而不以己私與之。乃可以言革也。當其未可革也。聰明才知。一無可用。不敢多事以為天下先。及其時當革也。成敗利鈍一無所顧。不敢處後以全身。君子觀于革而革之道思過半矣。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本義鼎烹飪之器。為卦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有鼎之象。以巽木入離火為鼎之用。故

其卦為鼎元吉大吉也。天下以鼎得養。大利也。易飲血茹毛。而為火食。其為人之吉大矣。亨者。通天下而用之者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程傳曰。鼎之為器。象卦之形也。火風。非鼎也。而取義于鼎。鼎所以養也。聖人得鼎以成烹飪。而思以敬養于上帝也。次上帝而敬養之者。聖賢也。而不自私也。順而推之。必萬物得其養而後已也。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言巽則得乎順之道而非徒以柔也言離則盡乎聰明之道而非徒以虛也離虛中而居五柔進而上行也五剛也柔居之順而能應乎剛也諸家謂下應九二之剛甚不然君子無所不應何獨九二君以柔柔天下之剛故巽敢不服聰明所以居德而巽順所以用柔剛柔並濟安得不亨然則所謂鼎元吉亨者蓋不以鼎養論也取象于此而推其義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其位以居尊。臨之以莊也。端冕垂旒。天子穆穆。所以凝承天命。蓋欲為君。盡君道。雖不㡯以容言。然未有不敬臨而能盡君道者。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鼎所以烹也。而烹所以養也。烹必取潔。鼎必取新。故于未烹之前。顛趾而出其否。以為利也。否不出。則所烹者汚壞而不可食。所謂否者。非必實鼎之物敗也。如汚漬而不可以滌洗盡者。必顛趾以出之。所以致其潔也。出否之象為棄賤。棄賤所以取貴。初六。象鼎之足。故以顛

趾言有逆用之以為利者顛趾是也得妾亦取趾之象也以其子顛趾所以致新得妾所以致子主器者必以長子故于鼎之初特以子言之也顛趾无咎之道也朱子云伊川以子為王公在喪之稱恐不然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顛趾悖常也而有顛之以為用則未為悖也否出鼎潔然後可以受佳實所以從貴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爻詞不甚可曉傳註皆以仇為初疾為顛趾夫顛趾去

否鼎之利也何為反為仇且鼎既有實何以言顛趾顛趾何能有實程傳推開說殊不了然大約自鼎言之二為腹九居之實之象也有實鼎之正也仇如物性之相反者性相反則相妨故以為仇也性既相仇則相疾忌而不可以相就蓋雖同為食物而不可一鼎烹飪但使不相即則可各成其味故吉此亦牽強就文解之耳終未快然正義以仇為匹仇亦臆言之耳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慎所之似是味不宜相雜終无尤則成味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革變革也鼎耳何以革卦以五象鼎之耳九三何言鼎耳鼎不動之物何行可塞程傳又以虧悔為失其悔文理不象此爻更不可曉大約九二九三皆鼎之腹故九二言鼎有實九三不言實不待言也三居巽之上上接于離火為極木火相迫之力革變革也革至于耳伏乎大候過度而及于耳耳革則鼎中之實其敗可知其行塞者和五味而進之君宰夫之職鼎實既敗無味可進為失其職將志意漸沮而其行不舒雉膏不食言雖有

雉膏不可得食矣。雉膏非不美。其所以烹之者失其宜也。方雨虧悔。似與鼎義无涉。亦欲言之。恐大鑿。姑闕之。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愚按此爻。似是喻不善用才者。士雖有抱負之實。以任使不當。遂不能盡其才。如雉膏定棄。為可惜也。終吉者。鼎有鼎之用。不以一烹之失而遂廢其鼎。士有士之用。不以一用之誤而終仇其才也。程傳。尊推而言之。只就君臣遇合立論。雖易措詞。然于爻詞。則仍未喻也。失其義者。鼎耳革。為傷其耳。失鼎烹之義乎。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此爻大意。自是大臣不稱任使之象。但自鼎言之。折足覆餗。形自當有沾濡之咎。朱子非之。以為刑剭為重刑。凶已甚矣。何又言凶。不已複乎。且夫一鼎之覆。何至加以重刑。雖大臣誤國。義所當誅。然自鼎取象。則形渥已足矣。其言凶。則渥之中。亦有傷生之義。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似是謂小人不度德量力。而輕受重任。畢竟何如。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註以五為耳之象是矣。但黃耳金鉉。亦不可曉。利貞。亦似只是不宜移動。所以成烹飪之功也。

象曰鼎黃中以為實也

不甚曉。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玉自是貴重之物。而施于烹飪之鼎以為鉉。亦似非宜。然則所謂鼎玉鉉者。或廟中之鼎。以為重器。非尋常日用之鼎也。春秋納郜鼎于大廟。意此類也。貴重之器為朝廷用。故大吉无不利。如子貢之瑚璉是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鉉在鼎之上。乃鼎之蓋也。鼎金體而鉉玉飾。為得其宜。故曰。剛柔接也。重器為朝廷光。與折足覆餗者。天壤不侔矣。鼎之為卦。取象小而寓意大。鼎欲潔。故利在去否。鼎欲新。故貴于遠仇。鼎欲時。故戒以行塞。覆餗則鼎失其用。利貞則鼎得其養。上九金玉。則超然于凡鼎之外矣。其在士也。亦然。潔已。所以自修也。致一。所以利用也。去塞。所以及時也。受大而能任也。居貞而自重也。若夫金玉之器。迥出于士流。則又天民之最貴者。但文象多

不可曉雖傳註反覆百十言未敢信以爲必然也